

屠格涅夫笔下的景物与音乐：以《贵族之家》为例

刘佳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作为俄罗斯19世纪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 屠格涅夫擅长运用细腻的笔触、精湛的描写刻画人物心理。在小说《贵族之家》中, 屠格涅夫将人物的性格命运与景物描写和音乐描写相结合, 通过具体的景色和音乐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塑造人物性格,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使得作品具有浓郁的俄罗斯气息, 获得了非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屠格涅夫; 《贵族之家》; 音乐; 景物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作为俄国文学“三巨头”之一, 屠格涅夫对大自然充满了崇敬与热爱, 景物描写在屠格涅夫小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屠格涅夫尤其擅长描绘俄罗斯优美的自然风光, 素有“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之美誉。福楼拜在一封信中对屠格涅夫说, “您的风景描写中饱含着思想。”别林斯基说, 屠格涅夫笔下的大自然, 是“他所理解的”大自然。(智量 1982: 10)。不仅如此, 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形象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尤其是女性形象, 甚至有“屠格涅夫家的姑娘”、“屠格涅夫式的女郎”等表述, 足可见屠格涅夫对俄罗斯女性描写的深入与独到。除此之外, 屠格涅夫还擅长运用细节描写来展现人物性格及心理变化, 如《贵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1859)中的对音乐的描写, 通过几处不同的音乐描写, 将人物前后的心理变化刻画得淋漓尽致, 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 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本文以屠格涅夫笔下的景物与音乐为切入点, 以《贵族之家》为文本, 透过景物与音乐描写挖掘人物潜在的性格发展, 探究屠格涅夫的个性化特征。

2 屠格涅夫的创作生涯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出生在奥廖尔, 整个童年时期均在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庄园里度过。从幼年时期开始, 屠格涅夫不仅饱览俄罗斯中部地带的自然美景, 同时也亲眼目睹了农奴主的残暴恶行, 他的母亲顽固专横, 经常体罚仆人, 甚至因小小的过错就把农民流放至西伯利亚, 短篇小说《木木》(Муму, 1852)中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心狠手辣的母亲为原型。1833年, 屠格涅夫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30年代的莫斯科是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 青年学生成立了诸多小组以讨论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 如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斯坦凯维奇小组、别林斯基的第十一号文学协会等, 屠格涅夫自然也参加了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争论并把其中的许多问题都反映在作品中, 如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某些特点在长篇小说《罗亭》(Рудин, 1856)就有所反映。

在早期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能够明显看出屠格涅夫模仿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作家创作的痕迹,这个时期,除了创作一些小说:《安德烈·索科洛夫》(Андрей Колосов, 1844)、《三肖像》(Три портрета, 1846)、《好决斗的人》(Бретёр, 1847)等,还有诗歌作品问世:《斯捷诺》(Стено, 1834)、《帕拉莎》(Параша, 1843)、《神甫》(Поп, 1844)、《交谈》(Разговор, 1845)等。中期,屠格涅夫创作了一些小说及剧作:《贵族之家》、《猎人笔记》(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1847—1852)、《浮士德》(Фауст, 1856)、《村居一月》(Месяц в деревне, 1855)等。自七十年代末,屠格涅夫的创作进入晚期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种特殊性是由他对俄国命运深刻而痛苦的思考决定的,这种思考是在国内反动统治影响下产生的。”(普斯托沃依特 1983: 171)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有《爱的凯歌》(Песнь торжествующей любви, 1881)、《幻影》(Призраки, 1864)、《门槛》(Порог, 1883)等,此外,屠格涅夫还翻译了福楼拜的一些著作。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迅速而敏锐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如同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艺术性编年史。五十至七十年代屠格涅夫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Накануне, 1860)、《父与子》(Отцы и дети, 1862)、《烟》(Дым, 1867)、《处女地》(Новь, 1877)。在这六部作品中,《贵族之家》最具代表性,“很多人认为《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最优秀的作品,即使一向不能容忍屠格涅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回也向他脱帽致敬。”(郑体武 2006: 103)在1880年版《长篇小说集》序言中屠格涅夫曾指出“《贵族之家》受到了我曾经受到过的最大的欢迎。自从这部小说问世之时起,我开始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引起公众重视的作家。”(屠格涅夫 2000: 425)小说中,屠格涅夫用诗意的笔触描绘了18世纪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与自然风光,塑造了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通过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情感波折,探求了幸福与义务的问题。两位主人公均为履行义务牺牲了个人幸福:拉夫列茨基晚景凄凉,丽莎削发出家。由此可看出屠格涅夫的道德观,即“贵族阶级的精神复活,首先是道德复活,为了幸福而放弃义务是不道德的”。(吴嘉佑 2012: 156)屠格涅夫运用出色的景物和细节描写全面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心灵世界,小说也因此成为屠氏六部长篇小说中最为出彩的一部,是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3 《贵族之家》中的景物描写

屠格涅夫在给友人科尔什的信中曾提到,“大自然任何时候都对俄罗斯人的心灵产生很大的影响”。(屠格涅夫 2000: 333)同样,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自然描写也颇具分量。屠格涅夫将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与俄罗斯的自然风光紧密融合,大自然在描绘主人公的情感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与景物密切相关:弗拉基米尔·潘申、费多尔·拉夫列茨基、丽莎·卡里金娜、克里斯托弗·莱姆——屠格涅夫在景色中描绘人物的心理变化,通过景色展现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Гареева Л.Н. 2009: 137)当拉夫列茨基得知被妻子背叛、决定回到俄罗斯乡间疗愈心灵创伤时,有这样一段景色描写。“早情已经持续了两个星期。空气中弥漫着乳白色的轻雾,笼罩了远处的树林。雾气中有一股焦味。许多边沿模糊不清、晦暗的云团在淡蓝色的天空徐徐飘移。相当强劲的风宛如一股持续不断的水流急剧地刮着,却未能驱散暑热……望着一片片田野如扇形般掠过,望着爆竹柳丛缓缓地闪过……他望着……这清新、广袤、野草丛生的大地和荒僻去处,这一片翠绿的景色,这蜿蜒起伏的冈峦和布满矮小结实的橡树丛的沟壑……他的思绪在慢慢地徘徊;这些思绪的轮廓也是模糊不清的,犹如那些似乎也在高处徘徊的云团的轮廓一样。”(屠格涅夫 2000: 210)此处的景物描写生动地反映出拉夫列茨基浓浓的思乡之情,渗透着主人公对故土的思恋,对阔别已久的俄罗斯的深切热爱与怀念,经历了婚姻的波折后,此刻拉夫列茨基的内心也如周围的空气一般充斥着薄雾,思绪如云朵般纷乱模糊。故乡熟悉的景色也唤起了拉夫列茨基童年的记忆,他不禁回想起那段的欢乐时光,“他回忆起父亲……爱哭爱闹……有一次

吃饭时多喝了一杯酒……满脸通红地讲起自己的胜利来；他回忆起了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于是情不自禁地眯起了眼睛……”（屠格涅夫 2000：211）种种景物连通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无声的语言我们可以感受到拉夫列茨基心灵上微妙的变化，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

回到乡村之后，宁和优美的乡间景色逐渐安抚着拉夫列茨基忧郁哀伤的心绪，在打谷场巡视时，望着面前的植物，他陷入了沉思，“就在这里的窗下根部粗壮的牛蒡从稠密的野草丛里爬了出来，而它的上方，土当归抽出了一根根饱含滋汁的茎秆，圣母泪草在更高的地方抛撒团团绯红的鬃发。远处的田野里，黑麦长得油光光的，燕麦已经抽穗，每棵树上的每张叶子，每条茎秆上的的每根草都在最大限度向横广发展壮大。”（屠格涅夫 2000：217）此时的拉夫列茨基沉浸在熟悉的自然环境中，望着眼前的景色，他开始静静地反思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这种反思是在他游历外国时不曾有过的，“故土情结”在拉夫列茨基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即使周围环境恶劣，可植物们还在努力生长，“我最好的岁月年华都消失在对女人的恋爱上了……愿这里的孤苦寂寞使我清醒，给我慰藉，使我学会不慌不忙地做事情。”（屠格涅夫 2000：217）此时，懊悔之情充斥着拉夫列茨基的内心，在对过往的反思中，他也开始对新的生活抱有期待。

小说女主人公丽莎是屠格涅夫笔下最美好、最纯净的女性形象之一，她聪慧善良，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时刻以宗教原则约束自己，“她全身充满了责任感，担心欺侮了不管哪一个人，怀着一颗善良温和的心，她爱所有的人，对谁也不偏爱；只对上帝一人，她爱得炽烈、羞怯而温情脉脉。”（屠格涅夫 2000：274）虽然身为贵族小姐，但丽莎的房间却十分朴素简洁，从中也可看出她高贵纯净的灵魂，“室内清洁明亮，有一张白色小床，屋角和窗前陈设着盆花，还有一张小书桌，一摞书和挂在壁上的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屠格涅夫 2000：317）丽莎的性格也如她的房间一般干净、纯洁、大方，墙上挂的耶稣受难像似乎也暗示了丽莎进入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女的结局，“圣像在俄罗斯人的宗教生活中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和神奇力量”（刘锟 2009：11），小说中多次出现有关圣像的描写。将人物命运与环境、景物描写相融合，通过准确的细节描写暗示人物的结局，实属微妙，而这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却常常可以见到。在夜晚的花园中，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终于袒露了彼此的心意，此时“为了他们，夜莺在啾啾欢歌，星星在熠熠闪烁，林木也陶醉在夏的睡意、温存之中并在阵阵暖意中轻弄慢摆。”（屠格涅夫 2000：263）似乎周围的美景都是为了这对恋人而存在，通过这样细腻精湛的景物描写，生动地映射出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心理变化，作为外在因素，景物对烘托主人公心绪、渲染情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置身事外的读者也如身临其境一般，同主人公一起感受着爱情来临时的美好。

4 《贵族之家》中的音乐描写

叔本华在《论文学》中对文学做了最简单且确切的定义“一门借用字词把想象力活动起来的艺术。”（叔本华 2018：34）然而在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中，除了生动具象的语词，还有动人心弦的音乐描写，这些乐曲与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相融合，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屠格涅夫本人也十分喜爱音乐，于他而言，音乐已成为一种必需品，是精神上的喜悦，也是灵感的不竭源泉。屠格涅夫本人曾说道，“我爱音乐，钟爱它很久了，我可以这样认为”。

（Алексеев М.П. 1918：5）“根据米·阿列克谢耶夫的说法，屠格涅夫有五位钟爱的作曲家：莫扎特、韦伯、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Борисова И.В. 2007：159）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借助音乐塑造出了几位较为经典的人物形象，潘申就是其中之一。“作家对于潘申这个人物在整部作品中并未进行直接的褒贬，而是通过几处细节描写来展现人物性格。潘申擅长表演抒情的浪漫曲，却无法演奏自己不熟悉的快节奏乐曲。”（于歌 1998：36）在潘申为丽莎演奏自己新写的浪漫曲时，“他用膝头推了推椅子，坐到钢琴前奏上几个和弦，便一板一眼地唱起来……磅礴的伴奏声道出阵阵起伏的波澜……他轻轻一声叹息，垂下了眼睑，歌声也低沉下来——于是凝绝不通声暂歇了。”（屠格涅夫 2000：159）曲终，在座的

人都对潘申的演奏表示极为欣赏，但是当丽莎的音乐老师莱姆出现时，潘申的行为却有了极大的转变，他第一个和莱姆大声打招呼，快速从椅子上起身，“我没想到您在这里——有您在场我可怎么也不敢唱我的浪漫曲的。我知道您不喜欢轻音乐。”（屠格涅夫 2000：159）此时的潘申已没有了之前演奏时的泰然自若，他虚伪的表演在莱姆出现后立刻停止了，所以当玛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邀请潘申再次演奏时，他以“不愿亵渎有高深修养的德国人的耳朵”为由婉拒，建议丽莎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音乐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揭露人内心的伪善与遮掩，所以当音乐家莱姆出现后，潘申再也无法伪装下去，在纯洁善良的莱姆面前，潘申只得停止卖弄的演奏。一切年轻人应具有的美好品质，在潘申身上都被世故虚荣所代替，这也为他今后与拉夫列茨基之间的辩论做了铺垫。

拉夫列茨基的妻子瓦尔瓦拉在丽莎家里演奏乐曲时的种种反差是作品中另外一个较为经典的用音乐刻画人物的场景。当瓦尔瓦拉在丽莎的母亲玛丽娜·德米特里耶夫娜面前初次弹奏时，她发挥稳定，“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慢慢地坐到钢琴前面……一面快速地用手指在键盘上抹了一下……熟练地弹了赫尔茨的一首精彩、难弹的练习曲。她有的是精力和灵巧。”（屠格涅夫 2000：289）随着交谈的深入，瓦尔瓦拉得知在场的潘申是位侍从官，年轻有为，进出上流社会并有望能当上大臣时，“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突然弹起施特劳斯的一曲热闹的圆舞曲，乐曲的开头是强烈而急速的一串颤音，使盖杰奥诺夫斯基甚至一怔。”（屠格涅夫 2000：291）这与瓦尔瓦拉前面弹奏的状态和曲风完全不相符，由平缓转入激流的乐曲声也暗示了瓦尔瓦拉内心情感的变化——最初只是为了演奏给玛丽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欣赏，但听说潘申的事情后，她似乎有了新的“指望”，这个放荡的女人似乎有了新的“目标”，这时的瓦尔瓦拉是极度兴奋的，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随后，她意识到，这种过于激昂的曲风与她此行的目的——装可怜，博取玛丽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同情并不相符，于是，“弹到刚好一半，她突然转入沉郁忧闷的旋律。最后又以《露奇雅》的咏叹调收尾”（屠格涅夫 2000：291）瓦尔瓦拉的演奏经历了平缓—喧闹—忧伤的转换，运用这种前后的反差，屠格涅夫塑造了瓦尔瓦拉从伪装—展露心迹—再次伪装的动态心理变化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狡猾、浪荡、不知廉耻的女性形象。瓦尔瓦拉迷恋上流社会的种种虚伪行径，肆意践踏拉夫列茨基的感情，散布假死谣言后又意外“复活”，说她是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也不为过，然而，“这种戏剧性结局的根源，既是由于丽莎对自己道德与信仰的捍卫，更是由于瓦尔瓦拉的轻浮与堕落。”（姜磊 2016：84）可以说，瓦尔瓦拉是阴暗腐坏的贵族阶级的缩影，更是屠氏笔下负面女性的典型代表。

音乐是屠格涅夫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描述、补充的主要手段。作为丽莎的音乐老师，莱姆既是小说中正面的人物形象，也是音乐的化身，是一位正直善良的音乐家。莱姆对学生丽莎的喜爱之情也是通过乐曲表达的。小说中，他所到之处多有音乐的存在。在拉夫列茨基收获丽莎之爱的那个夜晚，莱姆的乐曲也适时响起，拉夫列茨基走进了莱姆的房间，“悦耳动听、充满激情的旋律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抓住了他的心。那旋律整个儿都在熠熠生辉，整个儿洋溢着灵感、幸福和优美，令人心旷神怡；它正在升腾，又正在消散；它牵动着人间珍贵、隐秘、神圣的一切……这乐音深深地沁入了他刚为爱情的幸福所震颤的心灵；它本身就燃烧着爱情。”（屠格涅夫 2000：267）音乐是纯净高贵的，莱姆的乐曲更是如此，他的演奏细腻温情地再现了拉夫列茨基收获爱情后的心灵世界，所以当最后一个和弦刚弹响时，拉夫列茨基马上要求莱姆重新演奏一番，在乐曲中细细回味爱情到来的美好。莱姆的音乐使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爱情得以升华，作为音乐的代表，莱姆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也就是音乐贯穿着整部作品。

5 结束语

屠格涅夫从幼年起就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对于他而言，大自然是无比亲近与熟悉的，可以说，大自然是屠格涅夫精神的栖息地，他笔下的自然描写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在

小说中，屠格涅夫用自然景物作画，创作出一幅幅精妙绝伦、带着俄罗斯泥土芳香的绝佳风景画。“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说，屠格涅夫两三笔一挥，大自然就散发出迷人的芬芳。艺术家营造出的不仅是人物赖以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人的心理的暗示与象征，烘托与渲染。”（王立业 2003：26）值得研究的是，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大自然在参与小说情节发展的同时，也干预着人物的内心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物的命运。在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细节描写就是音乐，乐曲是纯净的，可欢乐，可哀伤，可激昂，可悲凉，上文中列举了几处较为典型的音乐描写，对于潘申和瓦尔瓦拉，屠格涅夫着墨并不多，从这两处细节描写可以窥探出人物心理的变化，进而确定人物性格——潘申的虚假伪装、瓦尔瓦拉的放荡伪善都在乐曲的变化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自然与细节描写的结合，牵动着读者的情绪，使其与主人公紧密相连，达到了身临其境的效果，这也是屠格涅夫小说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 [1]Алексеев М.П. Тургенев и музыка[M]. Киев.: Изд. О-в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кусств, 1918.
- [2]Борисова И.В, Жаткин Д.Н. Проблемы немецкой музыкальной классики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и эпистолярии И.С.Тургенева[J]. Интеграц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07(1).
- [3]Гареева Л.Н. Функции пейзажа в романах И.С.Тургенева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и «Накануне»[J]. Вестник Вя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9(31).
- [4]姜 磊. 屠格涅夫笔下的负面女性性格研究[J]. 外语教学, 2016(1).
- [5]刘 钺.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6]普斯托沃依特. 屠格涅夫评传[M]. 韩凌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7]叔本华. 叔本华美学随笔[M]. 韦启昌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8]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全集(第二卷)[M]. 徐振亚, 林纳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9]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全集(第十一卷)[M]. 张捷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10]王立业. 屠格涅夫感官语汇的心理评价功能[J]. 外语学刊, 2003(3).
- [11]吴嘉佑. 屠格涅夫的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2]于 歌. 如歌的行板——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的音乐与自然[J]. 长春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3).
- [13]郑体武. 俄罗斯文学简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4]智 量. 从屠格涅夫笔下的自然界谈起[J]. 外国文学研究, 1983(2).

Scenery and Music in Turgenev's Works: Taking "A Nest of Gentlefolk" as an Example

Liu Jia-he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 prestigious Russian literary master in the 19th century, Turgenev is good at portraying the psychology of characters with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In the novel *A Nest of Gentlefolk*, Turgenev combines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scenery and music, revealing the mental activities of the characters through specific scenery and music, shap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 and driving the plot of the story. The work has a strong Russian flavour and has achieved extraordinary

artistic effects.

Keywords: Turgenev; *"A Nest of Gentlefolk"*; music; scenery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洛谢夫人文思想的宏大叙事及其宗教精神研究”(18BWW038)。

作者简介: 刘佳贺(1996—), 黑龙江大庆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0-10-17

[责任编辑: 刘 锐]